

红楼梦 ● 本事大揭秘

红楼梦

本事之争

辽宁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导 读	1
《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 5
附录一：徐乾学	43
附录二：余国柱	50
附录三：冒辟疆	53
附录四：汤 斌	55
附录五：方 苞	60
附录六：钱谦益	65
附录七：范文程	68
附录八：王士禛	72

新、旧红学大论战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胡 适 75
《跋〈红楼梦考证〉》	胡 适 114
《〈石头记索隐〉自序》	
——对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蔡元培 123

雍正夺嫡说

导 读·····	128
《红楼梦本事辨证》序·····	蔡元培 132
《红楼梦本辨证》·····	寿鹏飞 133
附考·····	164
附录一：世宗（雍正）本纪·····	166
附录二：隆科多·····	191
附录三：年羹尧·····	195
附录四：吴三桂·····	207
附录五：张 英·····	221
附录六：张五书·····	224
附录七：明太祖朱元璋·····	228
附录八：朱由崧·····	265

对“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自叙传说”、“雍正夺嫡说”的批评

一、对蔡元培“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的批评 ·····	郭豫适 266
二、对胡适“曹雪芹自叙传说”的批评·····	郭豫适 273
三、对寿鹏飞“雍正夺嫡说”的批评·····	郭豫适 280

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导 读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初版于1917年，是一部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索隐派红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蔡元培继承并发挥了无名氏在《乘光舍笔记》中提出的“《红楼梦》为政治小说”的观点，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至于《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蔡元培则又赞同徐柳泉所说“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的说法，认为“金陵十二钗”均影射康熙朝的文人学士等等。

当然，提出一种观点是一码事，所用方法如何又是一码事。虽然蔡元培为自己的索隐规定了“轶事”、“品性”、“姓名”这三条原则，但在具体的索求过程中却也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淖。如说探春影射徐乾学，乃是因为乾卦作“☰”，所以探春称三姑娘；徐乾学曾以第三名及第，称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关合”。这便是所谓的“姓名相关者”。又如说黛玉影射朱彝尊，乃因朱彝尊走到哪里都带《十三经》、《二十一史》，而黛玉的潇湘馆便像“哥儿的书房”。这便是所谓的“品性相类者”。因黛玉曾和湘云在凹晶馆联句，朱彝尊与陈维崧又曾合刊《朱陈村词》，因而黛玉便是朱彝尊，湘云便是陈维崧。此便是所谓的“轶事有征者”。更令人解颐处，是说“李、礼同音”，因而李纨便是影指礼部；贾琏称“二爷”，而户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因

而贾琏便代表户部等等。

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给牵强附会的红学索隐派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拉开了“第一次红学大论战”的序幕。在这篇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文章中，胡适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细致考证后，得出了较有说服力但却仍然存有偏颇之处的结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真正属于他作的只有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乃高鹗所续。《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其内容就是描写曹家“坐吃山空”、“树倒猢猻散”的自然趋势。针对其前的种种索隐，尤其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他们都是“猜谜的红学大家”，他们的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其方法和结论都是“没有道理”的。

1922年，蔡元培为自己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作序，副题就是《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在该文中，蔡元培针对胡适的批评作出了回答。他说：“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并认为自己用“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三法去“推求”小说中的人物，如“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癖而推为玳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三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为了证明自己的索隐不是“猜笨谜”，蔡元培又举《世说新语》等书为例反驳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世说新语》称曹娥碑后有‘黄娟幼妇外孙董白’八

字，即以当‘绝妙好辞’四字”。“《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犬曰羹猷’之文来。自胡先生视之，非皆笨谜乎？”“即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均为胡先生所承认”，“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不出此乎？”

蔡元培在为自己的索隐进行辩解的同时，也对胡适的“自叙传说”作了反驳：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頔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頔。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頔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同年五月，胡适作《跋〈红楼梦考证〉》，在该文第二部分《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中，又对蔡元培的文章作了答辩。他说，蔡元培的“方法论”对于某些小说是可以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等，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也是不适用于《红楼梦》的。在文章中，胡适还引了顾颉刚的两点意见予以论证：“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

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胡适在引述这两条理由后又进一步指出：“因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种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然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在这场著名的学术论争中，蔡元培和胡适之间彼此都击中了对方的要害。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将《红楼梦》看作康熙朝的历史固然荒谬，胡适的“自叙传说”视《红楼梦》为曹雪芹的家史也存在着谬误。他们所犯的这一共同错误，导源于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虽然明白文学源于生活，却又错误地将历史事件及现实生活与文学等同起来，因而便如此这般地将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一一对起号来。

平心而论，在这次学术论争中，蔡元培还是明显地处于劣势。自此而后，索隐派便渐趋衰微终于消失，而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也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取代了索隐派的红坛盟主地位。这是因为，新红学派虽然在“自传说”、“自叙传说”等方面有所失误，但他们靠史料来论证的方法却是科学的，这与索隐派的穿凿附会有着本质的区别。

《石头记索隐》

蔡 元 培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左之札记，专以阐证本事，于所不知则阙之。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清制满人不得为状元，防其同化于汉。《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六月谕吏部，世祖遗诏云：纪纲法度渐习汉俗，于醇朴旧制日有更张。”又云：“康熙十五年十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准礼部奏：朝廷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废弛。现今已将每佐领下子弟一名，准在监肄业，亦自足用。除现在生员、举人、进士录用外，嗣后请将旗下子弟考试生员、举人、进士暂令停止。从之。”是知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开创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使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本书有《红楼梦曲》，以此，书中序事托为石头所记，故名《石头记》。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余国柱（即书中之王熙凤）被参，以其在江宁置产营利，与协理宁国府、历劫返金陵等同意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而士隐所随之道人，跛足麻履鹑衣，或即影愍帝自缢时之状。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隐随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随愍帝之死而消灭也。

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

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其人名如贾代化、贾代善，谓伪朝之所谓化、伪朝之所谓善也。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贾敬伪朝之教育也（《书》曰“敬敷五教”）。贾赦伪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妇氏尤（罪尤）。贾琏为户部，户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称琏二爷，其所掌则财政也。李纨为礼部（李、礼同音）。康熙朝礼制已仍汉旧，故李纨虽曾嫁贾珠，而已为寡妇，其所居曰稻香村，稻与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坛也（《金瓶梅》以孟玉楼影当时之礼部，氏之以孟，又取“玉楼人醉杏花风”诗句为名，即《红楼梦》所本也）。

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富尊荣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娇杏即侥幸。书中叙新太爷到任，即影满洲定鼎。观雨村中秋口号云“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知为代表满洲也。于有意接近而反受种种之侮辱，如钱谦益之流，则以贾瑞代表之。瑞字天祥，言其为假文天祥也（文小字宋瑞）。头上浇粪，手中落镜，言其身败名裂而至死不悟也（徐巨源编一剧，演李太虚及龚芝麓降李自成后，闻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为追兵所蹙，匿于岳坟铁铸秦桧夫人胯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过而出，两人头皆血污。与本书浇粪同意）。叙婉嫔将军林四娘，似以代表起义师而死者。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叙柳湘莲，似以代表遗老之隐于二氏者。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独“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彖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湘云说：“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比如一颗树叶儿，那边向上朝阳的就是阳，这边

背阴覆下的就是阴”；“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翠缕道：“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又道：“知道了，姑娘是阳，我就是阴。”又道：“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是男为阳，主子亦为阳；女为阴，奴才亦为阴。本书明明揭出。清制对于君主，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臣与奴才并无二义（《说文解字》：“臣”字象屈服之形，是古义亦然）。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以此。

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以复立皇太子告祭天坛文曰：“建立嫡子胤礽为皇太子。”又曰：“朕诸子中胤礽居贵。”是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之资格，故曰衔玉而生。胤礽之被废也，其罪状本不甚征实。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谕曰：“胤礽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又曰：“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以致蒙古俱不心服。”又曰：“知胤礽赋性奢侈，着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又曰：“朕浏览史书，时深儆戒。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亦从不令姣好少年随侍左右……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懣。”《石头记》三十三回叙宝玉被打，一为忠顺亲王府长史索取小旦琪官事，二为金钏儿投井。贾环谓是宝玉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琪官事与姣好少年等语相关。忠顺王疑影外藩。长史曾揭出琪官赠红汗巾事，疑影攘取马匹事，相传名马有出汗如血者故也。曰“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曰“赧于启齿”，曰“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是当时罪状中颇有中礽之言，即金钏儿之事所影也。

胤礽之罪状又有曰：“近观胤礽行事与人大有不同，昼多沉

睡，夜半方食；饮酒数十巨觥不醉；每对越神明，则惊惧不能成礼；遇阴雨雷电，则畏沮不知所措。居处失常，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又曰：“今忽为鬼魅所凭，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动失常，时见鬼魅，不安寝处，屡迁其居。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匪特此也，细加询问，更有种种骇异之事。”又曰：“胤礽居撝芳殿，其地阴黯不洁，居者辄多病亡。胤礽时常往来其间，致中鬼魅，不自知觉。以此观之，种种举动皆有鬼物使然，大是异事。”十一月谕曰：“前灼见胤礽行事颠倒，以为鬼物所凭。”又曰：“今胤礽之疾渐已清爽，……召见两次，询问前事，胤礽竟有全然不知者，深自愧悔。又言我幸心内略明，犹惧父皇闻知治罪。未至用刀刺人，如或不然，必有杀人之事矣。观彼虽稍清楚，其语仍略带疯狂。朕竭力调治，果蒙天佑，狂疾顿除。”又曰：“十月十七日查出魑魅废皇太子之物，服侍废皇太子之人奏称：是日，废皇太子忽似疯颠，备作异状，几至自尽。诸宫侍抱持环守，过此片刻，遂复明白。废皇太子亦自惊异，问诸宫侍：‘我顷者作何举动？’朕从前将其诸恶皆信为实，以今观之，实被魑魅而然，无疑也。”四十八年二月谕曰：“皇太子胤礽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而拘禁之。后详查被人镇魑之处，将镇魑物俱令掘出，其事乃明。今调理痊愈，始行释放。……今譬有人因染疯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执？若已痊愈，又安可不行释放？”四月谕曰：“大阿哥镇魑皇太子及诸阿哥之事甚属明白。”又曰：“现今镇魑事发觉者如此，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镇魑之处，亦未可定。日后发觉，始知之耳。”“显亲王衍潢等遵旨会议喇嘛巴汉格隆等咒魑皇太子情实，应将巴汉格隆、明佳噶卜楚、马星噶卜楚、鄂克卓特巴俱凌迟处死。……皇长子护卫嵩楞雅突，明知大逆之事，乃敢同行。又雅突将皇长子复行咒魑。……再此案内又有察苏齐引诱宗室格隆陶州胡土克图行咒魑之事。”

案：《石头记》第三十三回，贾政斥宝玉道：“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咳些什么？方才雨村来要见你，叫你半天才出来；既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脸上——一团思欲愁闷气色，这会又咳声叹气。”九十五回失玉以后，“宝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说话都无头绪。”与胤初罪状中之“居处失常，语言颠倒”及“言动失常，不安寝处”等语相应。第二十五回宝玉烫了脸，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向贾母道：“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与胤初罪状中“鬼物凭之，时见鬼魅”等语相应。又叙宝玉被魔，有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叙王熙凤被魔，有云“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与胤初所谓“未至用刀杀人”，及“服侍之人称，是日，废皇太子忽患疯颠，几至自尽，诸宫侍抱持环守”相应。八十一回，“宝玉道：‘我记得病的时候儿，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疼得眼睛前头漆黑，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躺在炕上，觉得在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是的。以后便疼的任什么不知道了。’凤姐道：‘我也全记不得，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有什么拿什么。自己原觉很乏，只是不能住手。’”亦与胤初案所谓备作异状，全然不知持刀斫人等语相应。又说：“马道婆破案，为潘三保事，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大户家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把他家内一抄，抄出几篇小账。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与胤初以外复有皇长子及宗室等案，及所谓和尚道士等更有魔魅等事，亦未可定等语相应。行魔魅者，巴汉格隆等皆喇嘛，故以马道婆代表之。马与嘛同音也。八十一回又称：“马道婆身边

搜出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亦与相传喇嘛教中之欢喜佛相等，马道婆之代表喇嘛也无疑。《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谕云：“胤初幼时，朕亲教以读书。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官随从”云云。《石头记》常言贾政逼宝玉读书。第八回：秦钟因去岁业师回南，在家温习旧课。其父秦邦业知贾家塾中司塾的乃贾代儒（伪朝之儒也），现今之老儒。第九回贾政对李贵道：“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道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八十一回，“贾政道：‘前儿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又道：“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但还弹压得住这些小孩子们。”八十二回称贾代儒为老学究。又：“宝玉讲后生可畏一章，讲到不要弄到……说到这里向代儒一瞧。代儒说：‘讲书是没有什么避忌的。’”宝玉才说：“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均与“性理诸书”“老成翰林”等相应。又熊赐履湖北人，张英安徽人。所谓南边人，殆指张、熊等。

胤初以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四十七年九月被废，四十八年三月复立，五十一年十一月复废。自第一次被废以至复立为时不久，而又悉归咎于魑魅，故《石头记》中仅以三十三回之笞责及二十五回之魑魅形容之。二十五回中言宝玉虽被迷污，经和尚摩弄一回，依旧灵了。即虽废旋复之义。至九十四回之失玉，乃叙其终废也。至和尚还玉事等，殆无关本事。

胤初之被废，由于兄弟之倾轧。《东华录》所载主动者为胤禔、胤禩二人。《石头记》九十四回于失玉以前，先叙海棠既萎而复开。“贾母道：‘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是十一月。’”三月及十一月与复立复废之月相应。又“黛玉说花开之因道：‘当

初田家有荆树一棵，三个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仍旧归在一处，那棵树也就发了。”既说弟兄，又说三个，与胤礽、胤禔、胤禩三人相应。

《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与“礽”字形相似也。九十二回“评女传巧姐慕贤良”，即熊赐履等教胤礽以性理诸书也。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贾环贾芸欲卖巧姐于藩王，即指胤礽为胤禔、胤禩所卖事。宝玉被打由贾环诉说金钏儿事，宝玉被魔由贾环之母赵姨娘主使，巧姐被卖亦由贾环主谋，与胤禔之陷胤礽相应。其事又有亲舅舅王仁与闻之。《红楼梦》曲中亦云“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与胤礽案中有所谓舅舅佟国维者相应。《华东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上曰：‘胤禩乃胤禔之党，胤禔曾奏言请立胤禩为太子，伊当辅之。’又曰：‘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胤禩默示于众。’二月，谕舅舅佟国维曰：‘尔曾奏，皇上凡事断无错误之处。此事关系重大，日后易于措处则已，倘日后难于措处，似属未便，等语。’又曰：‘固有舅舅所奏之言，及群下小人就中肆行捏造言词，所以大臣侍卫官员等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者。中心宽畅者，惟大阿哥、八阿哥耳。’又曰：‘舅舅前启奏时，外间匪类不知其故，因盛赞尔云：如此方谓之国舅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陈奏。今尔之情形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耶？’”《石头记》一百十八回，王仁拍手道：“这倒是一种好事，又有银子。只怕你们不能，若是你们敢办，我是亲舅舅，做得主的。”第一百十九回，事败后，“吓得王仁等抱头鼠窜的出来。”与《东华录》之佟国维相应。康熙四十八年四月谕曰：“胤禔之党羽俱系贼心恶棍，平日斗鸡走狗，学习拳勇，不顾罪戾，惟务诱取银钱。”故《石头记》亦有爱银钱的奸兄语。

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竹垞客游南北，

必囊载十三经、二十一史以自随。已而游京师，孙退谷过其寓，见插架书，谓人曰：‘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见陈廷敬所作墓志）《石头记》第十六回，黛玉带了许多书籍来。四十回，刘老老到潇湘馆，“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书，刘老老道：‘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那那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指此。竹垞尝与陈其年合刻所著曰《朱陈村词》，流传入禁中。故黛玉与史湘云凹晶馆联句。竹垞入直南书房，旋被劾，镌一级罢，寻复原官。其被劾之故，全谢山谓因携仆钞《永乐大典》。竹垞所作《咏古》二首云：“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土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诗意似为人所卖。《石头记》中凤姐掉包事，疑即指此。七十回，宝钗、探春、湘云、宝琴均替宝玉临字，而于黛玉一方面，但云紫鹃送一卷小楷，疑影携仆写书事。

薛宝钗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咏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啸亭杂录》曰：“高江村家贫，鬻字为活。纳兰太傅爱其才，荐入内廷，仁庙亦爱之。遇巡狩出猎，皆命江村从。故江村诗曰：‘身随翡翠丛中列，队入鹅黄带里行。’盖纪实也。江村性乔巧，遇事先意承旨，皆惬圣怀。一日，上出猎。马蹶，意殊不怪。江村闻之，故以濡泥污其衣，入侍。上怪问之，江村曰：‘适落马坠积濡中，未及浣也。’上大笑着曰：‘汝辈南人，懦弱乃尔。适朕马屡蹶，竟未坠。’意乃释然。又尝从登金山，上欲题额，濡毫久之。江村拟‘江天一览’四字于掌中，趋前磨

墨，微露其迹，上如所拟书之。其迎合类如此。”《檐曝杂记》曰：“江村初入都，自肩袱被，进彰仪门。后为明相国司阁者课子。一日，相国急欲作书数函，仓卒无人。司阁以江村对，即呼入，援笔立就。相国大喜，遂属掌书记，后入翰林，直南书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绝人，既居势要，家日富，则结近侍，探上起居，报一事酬以金豆一颗。每入直，金豆满荷囊；日暮，率倾囊而出，以是宫廷事皆得闻。或觐知上方阅某书，即抽某书翻阅，偶天语垂问，辄能对大意，以是圣祖益爱赏之。”郑方坤《本朝诗钞》小传曰：“江村年十九之京师，以诸生就京闱试，不利，落魄羈穷，卖文自给。新岁，为人书春帖子，往往自作联句，用写其幽忧牢落之怀。偶为圣祖所见，大加击节，立召见。”案：《石头记》写宝钗处处周到，得人欢心。自薛姨妈、贾母、王夫人、湘云、岫烟以至袭人辈，无不赞叹，并黛玉亦受其笼络。即所谓性乖巧、善迎合之影子也。宝钗以金锁配宝玉，谓之金玉良缘。其嫂曰夏金桂，其婢曰黄金莺，莺儿为宝玉结络，以金线配黑珠儿线，皆以金豆探起居之影子也。宝钗最博雅，二十二回点《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为宝玉诵《寄生草》曲词，宝玉赞他无书不知；第三十回，宝玉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七十六回湘云用“樛”字，黛玉说：“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开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即其翻书备对之影子也。第一回称穷儒贾雨村“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每日卖文作字为生。”即江村袱被进都、鬻字为活之影子也。贾雨村“高吟一联曰：‘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即联句被赏之影子也。四十七回薛蟠遭湘莲苦打，“遍身内外，滚的似泥